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八十三回 黃鶴一去不復返

丁一決定自己試試市場的運作機制，約瑟夫沒有反對。老約瑟夫聞言卻大動肝火，沒有丁一的協助，他不知道自己的事業該怎麼經營下去。幾經磋商，最後老約瑟夫提供一千萬美金，投資給兒子和丁一，成立一個風險基金。丁一看好當前風起雲湧的網絡，但這種工作需要專業人材，而此類人材在市場需求下，奇貨可居。退而求其次，他覺得電玩遊戲也大有可為。

玩遊戲的多半是青少年，而一般遊樂場擺的都是單一的電玩。他認為要多元化經營，才能吸引更多的主顧。

他由電玩客人想起，玩累了要吃要喝，玩膩了要有新花樣。新花樣吸引更多人潮，人潮則帶來更大的商機。

這時，他已經有了足夠的資金，卻沒見到合眼的計劃。風險投資本來只負責審核別人提供的計劃，再負責資金運作、監督計劃的進行。既然找不到更好的計劃，而這個構想可行，何不自己投資、自己執行？

電玩有現成的，買來安裝就是，不必費心。至於其他，諸如吃的喝的就得另找行家。中國人經營餐館的比比皆是，丁一找到一個老朋友，請他設法張羅，自己負責尋找合適的地點，因為這種計劃的成敗全在於理想的地點。

有位朋友介紹了一位中年人莊重，幫丁一打雜。丁一一見此人，便知道他可靠，不久就收為弟子。

莊重做事認真負責，一絲不苟。有一次，丁一叫他送十萬美金給一個住在聖地牙哥的朋友。他開車走了一個多小時，油快光了，便到路旁的加油站加油。付錢時才發現身上沒有現金，莊重立刻打電話向約瑟夫求救。

約瑟夫趕過去，代他付了錢，埋怨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，出門不帶錢？」

莊重說：「你知道，師父一交待下來，馬上要辦。」

「再急也該帶些錢呀！」

「我帶了錢呀！」

「帶了錢！那為什麼付不出油費？」

「可是那些錢不是我的。」

「錢不是你的？那是誰的？」

莊重指著車座上的手提箱，說：「是師父叫我交給別人的。」

「你不會先拿一張應急？」

「不可以！」

「怎麼不可以，以後再還嘛！」

「公款不能挪用！」

「臨時借用，不算挪用。」

「只要開了例，就會有下一次。」

「那也比叫我老遠開車來好些。」

「我請你來，心裡壓力也很大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借用算了？」

「不可以，那是公款。」

「你不怕我辛苦一趟？」

「這有什麼辛苦？反正我們都是機器人！」

「機器人？」

「是呀！師父說，我們為人們服務，就要做個快樂的機器人！」

老約瑟夫得知丁一要投資娛樂事業，便給他介紹一位朋友。那人在洛杉磯郊區一個叫魔術山大型遊樂場附近，也投資建造了一個類似的遊樂場，而且是個上市企業。只是魔術山的知名度一天比一天高，相對他的遊樂場卻門可羅雀，虧損不堪。

丁一一一看，就知道是個好機會，不過原投資人走錯了方向。道理很簡單，大樹下固然可以乘涼，可千萬別在大樹之下再種同樣的小樹。

魔術山佔地百餘公頃，有加州最高最大的過山車，最驚險的空中旋椅。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，每天吸引不計其數的人潮。

丁一選了一個週末，拿著馬錶，悉心計算人數。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三時，進場車流量平均每分鐘十輛，每車平均四人。換句話說，每天有近兩萬個遊客。

若以每個人平均消費額五十美金計，一天便有百萬美金，收入甚為可觀。

再看交通狀況，由洛城開車到這裡，平均約需二個小時，來回便是四小時。一個好好的週末，花了四個小時在路上，多累！

如果在此地建造一個渡假中心，只要能接待十分之一的遊客，讓他們輕鬆而來，休息夠了，玩個痛快，再愉快地回去，豈不是更好？

再說，過山車雖好玩，新奇性一次就夠了。遊客多是家長帶子女，家長要休息，小孩子則精力充沛，不知道什麼叫累。旅館加上電玩，大人小孩各取所需，是雙重消費。若再加上餐飲、桑拿浴，沒有不成功的道理。

於是，丁一把那間娛樂公司買下來，上市名稱不變，在旗下成立金雞休閒俱樂部。他計劃將原有的大型遊樂設備拆掉，中央那塊窪地，正好闢作休閒大廳。左側是各式浴室，有日式湯浴、土耳其蒸氣浴、羅馬貴族浴、三溫暖、硫磺浴、黑泥浴等等，讓客人洗得徹底、泡個痛快。

身體清潔了，還有優美的音樂浴、電影浴、文化浴、按摩浴、冰淇淋浴。並有各式健身設備、人工山道、游泳池等等，讓人再去消耗體力。

大廳左側是孩子們的電玩區，以迷宮形式築成，迴路總長有兩百公尺。一關過了才能進入下一關，玩具新奇、花樣繁多。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少過一關就難以釋懷，非要打通關才痛快。

後面餐飲區更是五花八門，全世界各種名饌精食，應有盡有。而且都有客房服務，電腦下單，隨叫隨到。

上層是一百間精緻的家庭旅舍，各有暗門通到下層遊樂休閒區。旅館外側是大型停車場以及各種球類運動場。

這麼大的工程，丁一也有了解決方案，他認為有利應該共享。當一家建設公司看到計劃後，向丁一表明希望投資，雙方談妥了條件，便即時開工。

其他事情就沒有這樣簡單了，各種事務，不論大小，丁一都必須親自動手。因為他沒有經驗，總是邊學邊做，吃了不少虧，也上了不少當。每天忙得日夜顛倒，神思恍惚，莊重老是勸說：「師父，休息一下嘛！」

丁一每每搖頭說：「我不能休息。」

有次莊重急了，說：「就算是神仙，也要休息呀！」

「我有責任在身。」

「大家分工合作嘛！」

「你不懂。」

「我是不懂，請師父指教。」

「我也有師父，我師父說，我有十年災厄。」

「十年災厄總不是不能休息吧！」

「有災厄表示不可能順利，但是眼前一切就緒，顯然有問題。」

「那與不休息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這叫星移斗轉法，我要用勞苦應劫。」

「我只聽說過破財消災。」

「意思是一樣的，人生禍福前定，只是自己不知道程度如何。如果要成功，不必預知命運，最好的方法是，能犧牲的便犧牲到底。」

「您平常省吃儉用，別人都說您是吝嗇鬼，只有我瞭解那叫淡泊明志。犧牲休息？天下沒有這回事！」

「你知道拿破崙吧？」

「那個法國小矮子？」

「他一天只睡三個小時。」

「那是編的，您也相信？」

「我不是編的，我做不到。」

丁一果然說到做到，他每天打打坐，三個小時就夠了。平常工作若累了，他便坐上幾分鐘。只要莊重在旁，說上一句：「師父在打坐！」天大的事也不許通報。

有一次，市政府消防局來檢查。在美國，任何公眾場所若未經消防局驗收，是絕對不允許開業的。大型娛樂場所還要分好幾次，檢查不同的設施，這次是電力安全。

丁一在辦公室內打坐，莊重在門外守著。有人來說：「消防局找丁先生。」

莊重不為所動，說：「失了火也不管。」

約瑟夫聽到了，過來說：「人家不能等，要請師父簽字。」

莊重說：「簽字也得等。」

約瑟夫說：「不要不通情理嘛！不簽字怕有麻煩。」

莊重說：「有麻煩也不管。」

約瑟夫急了，說：「難道休息一下那麼重要？」

莊重說：「當然重要！這裡上上下下，哪件事不是師父在管？如果累倒了，那才真正有大麻煩了！」

約瑟夫氣得說：「就這麼一次，怎麼會累倒？」

莊重面無表情的說：「有一次就會有兩次！」

約瑟夫不得已，打算向消防人員賠禮，請他們改天再來。沒想到一出去，那兩人高高興興地正要上車離去。

約瑟夫忙上前說：「實在對不起……」

消防人員說：「對不起什麼？」

約瑟夫說：「我們老闆在睡覺，他已經幾天沒睡了。」

消防人員說：「睡覺？他剛才出來簽過字了！」

約瑟夫問：「是我們老闆嗎？」

消防人員說：「當然是，還有誰？」

約瑟夫說：「不會錯吧？我們老闆？小個子那個？」

消防人員說：「錯不了，看他塊頭那麼小，我才相信拿破崙真有其人。」

麻煩漸漸浮現了，丁一發現，合夥人與一個國際人蛇走私幫派有密切關係。

基於能量平衡原理，任何能量不平衡的現象，必將導致能量的流動。人蛇走私是後工業時代的特殊現象，跨越政治經濟範疇，是一種社會變遷必然發生的前兆。

國際人蛇走私集團是一個泛稱，其實並沒有嚴密的組織，也沒有一定的模式，完全視市場供需而定。市場分佈在各大洲，原則上是以非法手段，將窮國家的窮百姓輸送到急切需要勞工的富裕地區。

中國人口太多，多到輸出兩、三億，國內還有十幾億。做生意的原則就是以有輸無，精明的生意人看到社會勞力的落差，便千方百計，設法賺取其間的利益。人蛇集團是一個麻雀雖小、五臟俱全的小社會，他們的活動相當於地下聯合國，管理方式遠比各種跨國企業都有效率。

這個組織最初是中國的三合會發起，他們並非為了圖利，而是基於義氣。透過各種人脈管道，將急欲出國打工的中國人送到美國、歐洲。據估計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前，起碼有上萬人偷渡成功。

然而到了目的地後，生活的壓力讓這些偷渡者難以適應。腦筋動得快的人，就利用老鼠會的機制，把他們的生計轉嫁給後繼想依樣畫葫蘆的人。於是小規模的偷渡組織如雨後春筍般，各有各的門道，各有各的神通。

幾個販毒集團發現，這種賺錢途徑既容易，危險性又小，紛紛加入陣營。自蘇聯解體以後，東歐經濟一蹶不振，正好將勞力輸往西歐。這種投資不大、風險不高、利潤可觀而普受歡迎的模式，便成為最時髦的生意。

真正的催化劑是人性貪逸惡勞必然的趨勢，先進工業國家人民物質豐裕，越來越沈溺於生活享受。在社會福利保障下，人們寧願失業，也不願從事薪金差一點、時間長一點或勞苦費力的低等工作。

當一個社會上低等勞工缺乏時，事事要親自動手，人民的生活品質必然下降。以正常管道輸入外勞，關卡重重，成本必然提高。而非法勞工有時為了維生，只要有食有宿，在短期內什麼工作都願意做。

這一來，非法移民不僅不是社會問題，反倒是一種額外的社會福利。曾有一學術單位發表一份報告，他們的調查顯示，一個社會的生活水平指數與其非法勞工數成正比。因此對非法移民，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這種皆大歡喜的事又算什麼問題？

問題往往是意外產生的，等到這種生意泛濫成災，業者水準便江河日下。在本世紀初，一艘貨輪在美國加州外海擱淺，船上有幾百個非法移民。接著在英國，警察在一輛貨車中發現了幾十具偷渡客的屍體。人道變成屍，人蛇便成了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

這家建設公司的老闆費南度，是墨西哥移民。他是人蛇生意起家的，最初只管墨西哥人的偷渡，後來因為加州墨裔人士太多，紛紛要求政府放寬邊境管制。兼以該州的農業完全依賴這些非法移民，否則生產成本將大幅提升。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後，邊境管制放鬆了，墨人經常白天到加州打工，晚上出境回家，費南度的生意便被斷絕了。

於是他洗手從商，頗有成就，卻又碰到房市不景氣。他為了降低成本，不得不雇用非法勞工。一般說來，建築工因具危險性，計酬是基本工資的三到五倍。如果雇用非法者，則低於基本工資二到三倍，來回相差太大，不容費南度不動心。

這時市場上非法移民最多的是中國人，費南度一口氣雇了一百多名。在這偏僻地區不會有人注意，就算有問題，他早打點妥當

了。

丁一早就知道這事，但他以慈悲為懷，一任費南度調度，不加聞問。一天，約瑟夫氣急敗壞地衝進辦公室，大叫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」

丁一好整以暇地說：「不要大驚小怪！什麼事？」

「費南度雇用非法勞工！」

「啊！是嗎？」

「有一百多人！」

「有那麼多？」

「我怕不止呢！來來去去，到現在已經好幾百人了。」

「是呀！他現在的工人就有好幾百個。」

「聽說這些人都是他從國外弄進來的。」

「啊！本事蠻大的嘛！」

約瑟夫見丁一處變不驚，更急了：「師父，你不怕嗎？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如果移民局查出來，麻煩就大了。」

「費南度有靠山，沒事的。」

「我是說我們的麻煩大了。」

「我們有什麼麻煩？」

「萬一工人都被抓走，不就得停工了嗎？」

「怕什麼，這批走了，還有其他人來。」

「師父！這是犯法的呀！」

「我們合法包工，他不合法，由他自己處理。」

「師父，那些勞工都是中國人，費南度在剝削他們呀！」

「或許是吧！但是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，誰管得了？」

「我們可以不接受呀！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但是費南度成本高了，難免就要偷工減料。」

「那我們得向罪惡低頭？」

「那要看你對罪惡的定義了。」

「非法就是罪惡。」

「法是誰定的？」

「在民主社會，當然是人民自己定的。」

「人民就知道是非好歹？」

「不見得知道，但他們有權決定。」

「美國人認為這片土地是他們的，外國人進來就非法？」

「沒有得到准許，當然不能進來。」

「那麼印地安人呢？」

「那是過去的事了。」

「所以你所謂的法，是以成敗論定的，成功就有權立法。」

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那你還怕什麼？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有錢可以代表成功吧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在美國，非常有錢的人很少犯法吧？」

約瑟夫猶豫了一下，他知道這個問題有陷阱，望著丁一微微一笑，含蓄的說：「至少他們請得起律師團。」

「這就是美國人拼命賺錢的道理。」

「費南度那麼有錢嗎？」

「費南度只是一個人，他後面還有一批人。統統加起來，錢就多了。」

問題是善門難開，等大家都知道丁一樂於助人，偷渡來的中國人便想盡辦法向他求取一工半職。丁一心很軟，明知遲早會出紕漏，但能包容就盡力包容。他請了幾位知名的移民律師，專門為這些人服務，讓他們用各種名義拿到工作證。實在沒有辦法的，丁一也任他們留下，在俱樂部裡找些適合的工作讓他們安身。

丁一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和人打交道。諸如基金界、銀行界以及媒體人士等。漸漸他名氣大了，很多名人以參加金雞俱樂部為榮，大量購買公司股票。而金雞生金蛋，會員們輾轉介紹，又有更多的會員加入，股票節節高升。

俱樂部還沒有落成，股票已漲了二十倍，丁一等於是億萬富翁了。

丁一發現，近年來美國經濟的繁榮，與股票市場有相當大的關係，而股票又與基金投資息息相關。原因是價值觀念建立在數量上，而數量的增長決定於人的需求，當人們物質需求飽和了，而新事物又層出不窮，這時人最需要的便是心理上的信任。

基金擁有一批值得信任的專業人士，最明確的方法，就是通過自由買賣的股票，讓人相信某些股票有價值、值得投資。

等大家都相信了，便把自己的資金注入該股票，數量一大，價值就高漲。價值一高就更值得信任，水愈漲、船愈高。光是一個受股民信任的概念，就可以憑空創造出無限的商機。二十世紀九〇年代，市場上飆升一千倍的網絡股票，就是這樣捧上去的。

公元二〇〇〇年，美國有一個吸金機構，以百分之一百的年利率，將大部分游資搜括殆盡，集資高達六億億美金。有了這筆龐大的資金，就可以呼風喚雨，壟斷股市，買空賣空，其利潤高達百分之一千。

小市民是一盤散沙，眼見錢來錢往，妄以為機會好時可以撈上一筆，就像買彩票一樣。殊不知拋空也好，追高也罷，都必須有足夠的內幕消息。就像浪潮一樣，潮頭所趨才是水流方向，等到下方流水跟過去時，潮早退了，海灘上留下的盡是些殘沙。

丁一認真研究，悉心學習，吸功大法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從基金的籌募、市場的運作，到企業的經營，無所不包。他馬上發現，股票其實只是小巫，真正厲害的是期貨。美國芝加哥期貨市場，幾乎可以壟斷世界經濟。

他認識了一位中國新崛起的大亨，懷著數十億美金，意興風發地誇言要成為世界首富。他一口氣把半年後的棉花放空，降價三成。在理論上，生產者怕血本無歸，必然改種其他作物。到那時，由於全世界棉花產量降低了，僅憑中國的產量，棉價一定飆升，他立刻就成為棉花大王。

他這一出手，行家當然清楚，高手更是不動聲色。半年後，竟然全世界棉花大豐收，棉價跌了六成！結果這個大亨賠得精光，把自己給放空了。

丁一看得清楚，產銷金融實為一體，能全面掌握信息者才是贏家。他早下定決心，要以所有的時間刻苦學習，務必要弄明白人世間的運作方式，以為下一個十年結緣，以及次十年的行道預作準備。

金雞俱樂部完工了，丁一又運用他的人脈，請了市長、議員、各界知名人士和電影明星前來剪綵。一時冠蓋雲集，衣香鬢影，蔚為洛城華界人的盛事。

成功了，丁一反而忐忑不安，怎麼會這般順利？難道師父說錯了？再不然就是自己理解有誤。他先賣了一些股票，把投資人的本金償還了。又把業務交給約瑟夫和莊重，一個人躲到偏遠的山莊閉門苦思。

很久沒有向伏魔大將軍求救了，丁一沐浴淨身，焚香禱天，請求大將軍現身。祂一出現就責備丁一道：「小將真把你沒辦法！你可知道犯了多少天條？」

丁一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大將軍說：「不知道就算了，可是玉皇敕令已經下達，說你濫用神通，妄自替一些孽重的人頂罪。好在天尊全力維護你，替你緩頰。現在我奉旨必須把你軟禁起來，在此閉門思過一年！」

丁一大驚，道：「一年？那我的事業呢？」

「你還認為那是事業？」

「不然是什麼？」

「那是你的學校！現在還沒有畢業，沒到你做事的時候。」

「可是學校裡還有很多人呀！」

「人世就是學校，學校中當然有學生！」

「我怎麼能不管他們呢？」

「你能照顧誰？」

「還有一些投資人。」

「他們不是想賺錢嗎？」

「想賺錢並不是壞事。」

「想賺錢就有賠錢的風險。」

「但是我有責任呀！」

「誰叫你自以為是，妄作主張？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？你坐的是心牢，要坐到心平如止水！」

「我能和他們聯絡嗎？」

「別做夢了，以前我保護你，現在我的職責是監視你！」

丁一突然失蹤了，就像空氣一樣，聞不到也摸不著。不論約瑟夫和莊重怎麼打聽，警察先生總是搖頭，移民局也沒有出境記錄！這件事甚至驚動了中央情報局，偏偏丁一就像拂面的清風，世界上沒有這個人！

那位幫助丁一來美的福特，因為立了大功，早已回國升任某單位的主管。有次在一個宴會上，福特遇到幾位超感覺專家，無意中聊起這件怪事。其中一位艾爾文，有遠距偵測的能力，聽完半晌不則一聲。等大家七嘴八舌談論，最後無計可施了，他才搖頭說：「我們別管，這人是個行家。」

「行家？」福特早就懷疑丁一有特異功能。

艾爾文說：「是的，我們有一個檔案，凡是具特異功能的人士，只要一到美國都在我們的監管中。這位丁一卻是漏網之魚，剛才我追查了一下，他的磁場非常強，我只知道他在西部，卻不知道在哪裡。」

福特急了，說：「糟糕！他是我作保的。」

艾爾文說：「這種事你沒有責任，他也沒有犯罪。」

「那他會不會對社會造成危險呢？」

「看來不像，有的話，一定會有記錄。」

另一位專攻透視術的專家說：「中國人很難說，他們研究特異功能有幾千年的歷史，能量比我們大很多。只是其中有真有假，而且假的比真的多。前次我負責一件案子，一個自命是天神的大師，竟然是個魔術師，三兩下便被我拆穿了。」

艾爾文說：「你說的不錯，但這一位可是真的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當然還要印證，他那磁場大得不可思議。」

「那也不能證明什麼。」

「還有，在我追查到他的磁場時，感覺到有一個強大的能量在說：『這事你們別管，否則會被雷劈！』」

「被雷劈？那不是神話嗎？」

剛說到這裡，突然窗外一道白光閃過，驚雷震地，室內燈光頓熄。福特和專家們嚇得面無人色，電力恢復後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再也不提此事了。

約瑟夫和莊重就沒有這麼幸運了，丁一失蹤的事一傳開，金雞馬上變成瘟雞，上市股票瀉得分文不值。

更糟的是在他們成功的時候，很多華人看得眼紅，一個個捧著鈔票，東托人西說情，千方百計就是要投資。在自由市場下，投資本是光明正大的事，進場購買股票就是。中國人偏喜歡走後門，希望穩賺不賠，他們認為光上船不算什麼，得跟船長同席而坐才有保障。這一來就要準備許多優先帳戶，大大違反上市公司公開誠信的精神。丁一不能答應，因此得罪了很多重要人物。

其中一位大人物便到法院控告丁一詐欺，捲款私逃。

法院一傳訊，卻爆出金雞俱樂部雇用非法勞工的事實。一連串的事件及調查，終於俱樂部被查封，資產被扣押了！

往日繁華，宛如一夢，所有合法、非法員工都走了，只有莊重一人抵死不肯離開。

約瑟夫問：「你還留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莊重說：「師父沒叫我走，我怎麼能走？」

約瑟夫說：「師父到哪裡去了都不知道，你要等到什麼時候？」

莊重說：「等到師父回來。」

「可能嗎？這裡都封了，你不怕犯法？」

「我犯了什麼法？難道我不能在這裡走走？」

「不能！因為政府查封了！」

「那來查封我吧！」

「不要不通情理嘛！你怎麼吃飯？睡在哪裡？」

「你別管！」

「我怎能不管？」

「那有空你就給我送點吃的來吧！」

約瑟夫知道莊重的個性，只要他認定的事，不論對錯（他自己當然認為是對的）絕不更改，就像毛坑裡的石頭，又臭又硬！

約瑟夫只好回到父親的公司，一面到處打聽丁一的下落，一面應付官司以及各種善後問題。這一次他所經歷的人間冷暖，比上次他自命發瘋精采得多。好在他已經成長了，應付裕如，反而看得出來是誰瘋了。

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工作，每隔幾天，他就給莊重送些吃的去。

莊重住在一間停水停電的大浴室中，一走進那密不通風、濕氣漉漉、一塊塊馬賽克拼成的空洞裡，就有一種神秘的感受。

「你幹嘛住這裡？上面有床呀！」

「這裡好！走路有回音，人一來我就知道。」莊重像隻活在下水道的耗子。

「這樣會生病！」

「還有什麼病好生？」

「神經病！」

「那就有兩個了，一個美國人，一個中國人！」

「說真的，你打算待多久？」

「我說過，等師父回來！」

「萬一師父不回來呢？」

「那他就不我們的師父！」

「我不懂你的邏輯！」

「你相信師父有神通吧？」

「相信。」

「那師父不可能有什麼不好的事。」

「這我也相信。」

「所以師父一定會回來。」

「可是他為什麼不通知我們呢？」

「有神通的人，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。」

「什麼理由？」

「比如說，他信任我們，讓我們負責這麼大的事，就該自行處理。」

「說不通，打個電話不過舉手之勞。」

「還有，是要考驗我們。」

「考驗什麼？」

「對師父的信心。」

「對呀！那我是經不住考驗囉？」

「不要擔心，我們都經得住！」

「可是我沒有留下來。」

「有哇！你給我送飯，我代你留守呀！」

約瑟夫想通了，就算不能餐餐送飯，也會設法送些糧食，讓莊重自己起炊。

一天的考驗容易挨過，一個月就需要足夠的勇氣了。兩個人足足等了一年，只能說的確是有點神經病，病到自己都麻木了。

丁一在山莊裡，果真諸緣盡絕。他虔心反思，終於瞭解了人不能勝天。人生因果循環，要代人受過並不難，難在還沒有成熟便不自量力，才有今天的下場。他想起一個家喻戶曉的寓言，勸人不能好高騖遠，否則遲早面臨失敗。

一個家境不好的青年，在鄉間的養雞場找到一份工作。過了幾天他就發覺，要賺錢其實很簡單，先要有雞，雞會生蛋，而六十個蛋可以換一隻雞。如以每隻雞每月生三十個蛋計，兩個月就能多出一隻雞來，一年下來就能有幾十隻雞了。

有了這幾十隻雞，長此以往，不是很快就變成大富翁嗎？

他家很窮，買不起雞，而養雞場也不賣雞。他想利用雞場的蛋，到市集上先換雞。他說好說歹，向農場主人要求借幾個蛋，主人見他幹勁十足，便借給他一籃子雞蛋。

由雞場到市集大約有十里路，青年挽著一籃蛋，想到不久美夢就要成真，他很興奮，連步履都輕盈起來了。他跳著流行的舞步，特意走在馬路中央，希望過往路人向他行注目禮。

雖然那籃雞蛋越提越重，為了未來的美景，他勉力往前走。

對面來了一輛汽車，見一個人在路中央漫步，司機猛按喇叭。青年不讓，神氣什麼？遲早自己也會擁有一部，而且比這輛更酷！

他摸摸繫在腰間的鑷刀，突然往車前一衝，拔刀耍弄，嘴裡喊著：「有種你衝過來，看看誰厲害！」

車行速度很快，咻的一聲擦身而過。他嚇一跳，急急往路邊一閃，一個重心不穩，竟摔倒在地，籃子也甩到一旁去了。

他忙爬起來，一看籃子裡雞蛋全破了，一路的美夢也摔得稀爛。

自己和賣蛋的有什麼分別？看到汽車駛來，讓一讓不就過去了？等賣了蛋，買了雞，還要把雞無災無病的養大，有了多餘的蛋，才能有自己的車！

如果青年腰中無刀，他會揮舞前衝嗎？如果自己沒有神通，怎麼敢膽大妄為，以為天底下只有自己能成大事？

師父說得很清楚，這十年要遍歷各種災厄，一時的富貴假象何嘗不是災厄之一？幾個弟子受到連累，自己害人不淺，內心的煎熬又是另一種災厄！

既是災厄，逆來順受吧！

丁一悟性過人，一靜下心來，除了日常修行的功課不輟之外，又把這些年學來的知識作了一番整理。他知道了，股票市場集資容易，但要堅定股民的信心，則還要有實際的經濟效益。要有此效益，則必須有技術，而且符合社會需求。

網絡是很好的技術產品，也具有理想的市場價值。如果人人都能利用網絡，就相當於人人具備千里眼、順風耳的神通。再加上各種網絡商機，人人安坐家中，上班入市都可以利用網絡。這樣交通問題解決了，能源危機減輕了，不是理想的實現嗎？

問題在中國，當今網絡應用的指令、資料皆為英文，而且只有專家會用。有沒有一種讓全部中國人都會用，都用得起的方法呢？

一天，一個人影突然出現在丁一面前。

丁一見是師父，立刻跪倒在地，連連叩頭說：「師父！您可安好？」

青城子微笑說：「好！好！比在家累一點。」

丁一說：「弟子錯了，請您原諒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這是過程，你知道就好。」

丁一問：「可是您說有十年災厄，我怎麼不覺得呢？」

「那是因為你修為扎實。所謂災，不過是水火交煎，厄是指穴中坐人，災厄正足以磨練心志。人若守不住方寸，心猿意馬，就會痛苦不堪。比如說皮肉之災，你應付得宜，可曾有什麼傷損？再說你忘齡好學，專心一致，又豈是一般人做得到的？這一關不過，動輒怨天尤人，人又有什麼用處？」

丁一懂了，正心誠意地說：「謝謝師父栽培。」

「你要知道你責任重大，必須先培養處世的能力，方能解決別人的問題。你錯在誤用神通，事情好像解決了，其實是把因果往後移，反而增加麻煩。」

「那神通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人是精氣神的聚合，精氣凝而後能通神，是謂神通，以接引有緣。既知有神，當知人神之別，見賢思齊，就應努力修行，去除人的習性。若濫用神通，害得世人因循依賴，不事進取，便是修行者自絕於上進之途。」

丁一大驚：「那弟子……」

青城子說：「你並沒有濫用，只是求功心切，為師盡知。當時未加阻止，是藉機會讓你磨練一下。須知人間事當用人間法，今後多加小心便是。」

「弟子見人知心，是否也誤用神通？」

「神鑑法宜常用，今世事不靖，結緣之際，可以借鏡。」

「這不也是神通嗎？」

「不盡然，神鑑本是相法，人間流傳的麻衣即是。」

「師父，弟子收了幾個徒弟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可以便宜行事。」

「弟子還有些疑問。」

「有疑當自解，須知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私不枉就好。如今你學有所成，理應回國為父老服務。」

「弟子緣在何方？」

「先去香港，要結緣十載，十年後再回山見我。」

「還要十年？」

「駭兒！十年不過一瞬。」

「弟子想了很久，只怕能力不夠。」

「盡力而為，水到渠成。」

「成事在人，人很難找。」

「到時三清聚會，人自然歸隊。」

「我又能做什麼呢？」

「水落石出，時到自知。」